



陈香梅全集

5

A Collection of Anna Chennault's Writings



陈香梅



外祖父廖凤舒
(右三)出任古巴公
使时的情景



外祖母出生
在美国加州



当记者时第一次采访陈纳德将军

陈纳德将军与部下仰望蓝天，观察飞行





1947年12月21日在上海与陈纳德将军结婚



与丈夫陈纳德将军



婚礼后合影（右一为叶公超先生，右二为大姐静宜，左一为陈纳德的私人医生）



1957年陈香梅日夜陪伴病中的丈夫



夫妇共餐



与丈夫陈纳德长相厮守



▲一家四口

陈纳德的葬礼▼





陈纳德安息之
地——美国阿灵顿
军人公墓



与两个女儿相依为命

目 录

[1]	一千个春天 ——我的婚姻自述
[201]	天上人间
[213]	陈纳德将军与我
[234]	夫妇之间
[246]	十年之爱
[285]	婚事
[294]	无题
[298]	一封无法投递的信
[301]	送春曲
[305]	墓前——念亡夫
[309]	二十年祭

一千个春天

——我的婚姻自述

一 古城春晓

一九四四年。

是昆明初冬常见的那种天气，温暖而晴朗。但对于我，今天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。人力车在古老的圆石子路上摇晃颠簸，它载着我去参加一处记者招待会，我，十九岁的陈香梅，算是一个女记者了。

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奇妙的感觉。

早在童年，我便渴望能够从事写作，念中学时，爱好文艺的倾向又转趋于新闻事业。我当过校刊和大学学报编辑，甫离学校便受到中央通讯社的聘约，派到昆明分社工作。如今，一次记者招待会，将给予我严格的考验。

我出生于北平，在香港长大和受教育，到这中国最西南角落的昆明古城，才只两天，两天里我已见到了许多新奇有趣的事物，这儿有许多年代深远的古老遗迹，木轮马车在拥挤的街道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，牧人驱着成群的猪和牛，悠闲的在林荫大道上漫步，几百年前，一批批皇室宫廷的放逐者，建起



了许多美丽的建筑。

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纷然杂存，此刻正像两道洪流，在我身畔向着相反的方向，蠕蠕而动，——光腿赤脚戴毡帽的车夫，拼命的揞按车铃，男男女女骑着自行车在缝隙里穿梭的来往，卡车、小包车、中国的和美国的军车，全都急速的按着喇叭，堆满了木材和其他货物的货车，有的用马拉，有的用人力拖挽。

许多商店播放着锣鼓喧天的地方戏，似正在和街头小贩的叫卖声相抗，这种戏曲很难为西方人欣赏，但这里是中国，到处都弥漫着浓厚的中国气氛，揉和着油腻、烟熏、汗臭、敬神用的檀香木、樟脑木的香雾，以及其他千百种味道。

然而，当时我只是下意识的感触到这些景象，声音，以及气味。我整个的思想都盘桓在我的新工作上，一些轻微的，恐怕不能胜任的惊慌感觉，冲淡了我热切的期望。

是的，像我这个受过天主教教育，而且刚迈出大学校门的大孩子，我是否确有能力和报道这种重要的军事新闻？或是有关那位表情严肃的十四航空队司令、陈纳德少将？

“我希望你将陈纳德少将和他的部下们，亲切的予以人性化的姿态出现，”我的主编对我说，“人们都称他‘飞虎’，他有一张倔强的面孔，但他却是仁慈而勇敢的。他曾击毁了很多日本轰炸机，而拯救了万千中国人的生命。我要你采访十四航空队和全队工作人员的新闻，让我们的人民对他们和他们正在做的一切，有所了解，有所赏识。你的英文已够好了，我想你将不致遭受任何困难。”

当时，我热衷的同意了。此刻，我却不敢说我自己有把握。或许这位名震天下的美国将军会感到侮辱，让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记载他的历史性活动？或许，他没有时间或耐心来理

睬我。

人力车夫的脚步缓慢下来，在两部吉普车中间平放下车杆。这两部吉普车正停在一幢泥土色的，古老的石头建筑物前。大门上悬挂着一块色泽鲜明的新招牌，明白的指出这里就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总部。

我把簇新的记者证拿给守门的中国卫兵看，旋即被准许进入，令我顿感兴奋。我深深的吁了一口气，穿过幽暗的走廊，遇到一个手捧公文的美下士。在一间标明“会议室”的房门门前，我停下脚步，我的心在急剧跳动。

在这间空敞的大房间里，环绕着一张长形的疤痕累累的木桌，有六七个中国记者，还有几位外国访员，舒适的斜靠在椅子上：都是男人。那一道道逼射的眼光，充满了诧异、羡慕的神色，略带惊愕，一齐投向我来，嘈杂的低语声缓滞了，有一个人吹起口哨。

“安娜，请进。”

中央通讯社的鲍勃冯，一位瘦长的新闻从业员，也不过是我前天才认识的，离开椅子，面露笑容的走近我：“先生们，这是安娜·陈香梅小姐，我们新来的女记者。你们看，我刚才没有扯谎吧！”

我觉得两颊在发热，同业们都站起来，齐声道出礼貌上的问候语：“您好，陈小姐。”紧接着，却从一位“星条”报记者的嘴里冒出一声愉快的：“喂！安娜！”以往，我也曾与美国人相处过，稔知他们的轻松活泼作风，但是这位同业不拘形迹的晤谈方式，就我个人而言，尚属首次。

“我这儿替你留下一个座位。”鲍勃说。

大家刚坐定后，房间尽头的一扇门轻轻旋开。

“老板！”鲍勃低声说。



我尽量把我的椅子往后推，想越过这些高大的邻人，看个清楚，但却几乎使我的椅子翻倒。我坐稳后，看见一个瘦削，满头黑发的美国军官，昂首阔步而入。两颗少将级的银星，在他陈旧的飞行皮夹克肩头闪烁发光。他身后跟着一位中国籍上校，还有两个美国军官，一位上校，一位中校。

他强烈的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因为过去我曾在新闻照片上看到过他，我发现，那些照片只能表现他的若干形貌，而并不能完全传神。他迈着轻快而坚定的大步，走向长桌，在主位上落座。他的脸孔遍布深刻的皱纹，有着一个倔强的下颚，看来强韧而果决，一对深沉的棕色眸子却流露着坚忍的神色。我对他的瞬间印象是：这个人具有伟大的意志、力量和勇气，兼有高超的智慧。我带着近于轻微震颤的迷惑，凝望着他。

稍后，我发觉在我之前，别的人对陈纳德也有类似的感应。例如在魁北克举行盟国会议时，邱吉尔第一次看见他，就问他的随从副官道：“那个美国准将是谁？”

副官告诉邱翁，那是“中国的”陈纳德。

“这样的一张面孔！”邱吉尔惊叫道，“这样的一张面孔！感谢上帝。幸亏他在我们这边！”

将军与他的随员们就座后，絮聒不休的记者们也就此寂静无声。

陈纳德将军锐利的目光扫射了一周，然后用着美国南方腔调的男中音，慢吞吞的向我们致意。

“午安，先生们。”他的视线触到我，于是眼角边的皱纹深陷进去，“以及女士！”他补充道。

我微笑示意，将军开始他的谈话。这次记者招待会的主旨，自然是有关美国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场上所担任的主要工作。我发觉所讨论的问题也颇有风趣，只是基于战时保密的关

系，直到为时很久后，我才能将这幅完整的画，捧呈于世之前。当时的大概情况是：

一九四三年开始后的数月中，十四航空队已逐渐扩展其行动范围及战斗力。春天在魁北克举行的三巨头会议里，陈纳德将军提供的扩充中国空军防卫实力的计划，获得全面支持，并击败了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中将的激烈反对。陈纳德将军获有罗斯福总统及邱吉尔首相的全力信任——而且，这个计划正付诸实现。

这个计划需要给中国空军再增加三个战斗大队，三个轰炸大队，以及从印度越过著名的“驼峰”，将每月数额高达四千七百吨的供应物资像潮水般的输送到中国来。而史迪威将军反对陈纳德计划的部分原因则是，一条越过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的空中补给线，势难扩展到达成供应十四航空队补给的需要。然而，时至当日，恰是三巨头会议后的八个月，空中运输指挥部已加速进行其供应品的运送率。结果，飞越驼峰的输送量高达每月一万三千吨。

十四航空队在日见改善的情况下，已从一个空中游击队的身份，转而拥有高度效果的攻击实力。它虽然仍是美国驻海外空军中最小的一支部队，但，它的羽翼却覆盖了最辽阔的地区。

在长江以北，中国的空军健儿们时刻升空，迎接日本人的挑衅，于是大江以南的一片广袤领域，便成为十四航空队的狩猎区。从缅甸之东直趋台湾海峡，从长江以南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，十四航空队的炮弹百发百中，喷出火花。

将军谈话时，我有时得摘录笔记。我使自己全神贯注于他正在说的话。我甚至筹思一个聪明的问题，以备继他公开声明完毕后的询问时间提出。但是除了注视及倾听外，我竟做不了



什么。他是如此有力的支配着整个会场！绝非那两颗银星给予他这份力量，定然是有种无从解释的气质，那是与生俱来的。陈将军像磁石般吸引着我们的注意。他热切的眸子直率的望着我们的眼睛，他低沉的音调既不严苛亦不专断，但正传达着他不屈不挠的信念。

如今，我明白了。他是如何能在生命的历程中，艰苦奋斗，而获得像今天这样的地位。这个人，数年前应蒋委员长之邀来到中国，训练年轻的新空军们与日本作战。是这个人，是这个没有官阶的人——他早先已自美国空军退休——从中国返回华盛顿，向美国总统请求，准许一群空军辞去现职组成了美国空军志愿队。他是一群英雄们的尊师及领袖；而这群英雄们在各次战役中，曾以每一架美国飞机的丧失，换取击落十架日本飞机的惊人纪录，一直不懈的在写下他们的战绩，证明陈将军的空中战略及战术的正确观念。他是一位英名远播的外国人，为了他对中国的贡献，许许多多的人将他铭刻心田。

我感到困惑不解，好像刚才鲍勃冯曾称将军为“老板”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美国人称呼任何指挥官的方式；但，此际我听到将军被人冠以“老”字，不胜惊讶。他当然不是稚气未脱的那一类人，但也说不上漂亮。坐在驾驶员的座舱里，经历了千百次风吹日晒，这是一张经过磨练的面孔。他的眼睛是属于那种遥远凝视型的，仿佛正将内在与外在的视野，同时盯注于遥远的地平线上；他有着一个对自己的判断力及最后成功具有充分信心的人，所拥有的稳健而坚定的双眸。那张战斗人员的面孔，流露出智慧、果决和敏于理解，完全男性化，出奇的具有吸引力。不，他并不——且将永不——衰老。

记者招待会结束。

“你的笔录并不多，安娜，”我们站起时鲍勃说，“你写稿

子时，如果需要帮忙，请来找我。”

“谢谢你，鲍勃。”我感激的回答。我转身离开桌子，吃了一惊。将军正朝着我迎面走来！

“是陈小姐？”

“是的，将军。”

“何登中校刚才告诉我你的名字。你的父亲最近有信给我，问及令姊静宜的近况，他并提到我可能不久就会看见他另一位千金。”

静宜是我大姐，大我四岁，在十四航空队当了两年飞行护士，我不知道陈将军是否已经知道，她正在考虑父亲的建议，辞离现职赴美，与父亲团聚。

我不再紧张。我仍然感受到他的力量及磁性，但是我又体味到一点别的东西——他是和善的。我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。

“我真高兴见到你，将军。静宜姊姊曾告诉我不少有关你和十四航空队的事。”

他彬彬有礼的向前低下头来——差不多是一鞠躬。

“假如你不急于赶回去写稿，跟我们一同吃杯茶好吗？”

“我预备写篇特写稿，我有时间的，我很喜欢喝点茶。”

他让开路，于是我走在前面，穿过他刚才进来的门，进入一间较小的房间，有几位美国和中国的军官们正坐在那里。

他们都起立为礼，陈将军一一加以介绍——何登中校，新闻官；金特莱上校，十四航空队的军医；舒伯炎上校，将军的联络官，以及其他几位。

“陈小姐的父亲，我在旧金山时认识的，曾托我照应他的女儿。”将军解释道。

“听来仿佛是件战时最佳任务嘛。”何登中校调侃的说。在众人的一片哄笑声中，将军脸上也掠过一阵微笑。